

## [人間有味是清歡——敬念黃兆傑老師]

/陳惠英老師 中文系助理教授

黃兆傑老師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。他的離世，令人難過。

他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逝世，才七十歲。自一九六七年起，便在畢業的香港大學任教，至二零零三年退休止。可說大半生在學院度過。他的著作不多，而且多集中於翻譯。

往日——或甚而今天也如此——不上課的話，可以讀老師的專著，內容應比上課更為詳盡。若是老師並無出版與授課直接相關的著作，學生倒是乖乖的走進課室，找一個不大受注目的座位（這與現在的情況也相近）坐下。聽黃先生（先生是專稱，具古風）的課，至今仍記得坐的是略靠後接近中間走道的座位。後來便一直移前。黃先生聲音不大，說話頗多停頓，學生得多注意他話語以外的內容。他教的是文學評論，用的教本是王夫之的《薑齋詩話》和葉燮的《原詩》（我至今仍保存這兩本冊子），猶記得同學間張羅教本已甚費周章。老師是不管這些的。記得當時上課的情景跟現在不很一樣，老師講課大多帶着個別的性情。黃先生是悠然，嚮往古人的悠然——常「船山、船山」的稱呼王夫之。他於說論當中，會要求大家細看書頁中的哪幾行、哪一段；然後馬上繼續先前的說論。有時候大家翻不及，便一室是翻書頁的聲音。那時候，感覺先生像與學生一起讀書、一起與古人促膝談話。有時候，就着一語句，兜兜轉轉，一層一層地、一圈一圈地，像是說着相同的幾句話，然而意思一路層積下去，生出很豐富的意思來。像楊柳依依，便說上許多如何以景結情的微妙，這楊與柳的景貌竟深深地印在記憶裡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對王夫之先生的詩說很感興趣；甚而对王國維先生的詞話也頗能體會；這是得黃先生啟發的結果。

何志平先生在《都市日報》專欄（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撰文悼黃先生，說他是「中國紳士」（Chinese Gentleman），相信先生是高興有此稱號的。他給人的印象正是如此。畢業以後，曾在不同場合碰見黃先生，感覺異常愉快。記得一次他告訴我重讀《詩經》，是逐字逐句的讀，我意會到學者做學問的方式可以回頭把熟透的經本再三閱讀。

蘇東坡〈浣溪沙〉：人間有味是清歡。黃先生一生與書本結緣，他把這種人間味留給學生。